



我们也在“大寒”之后，走向更明媚、温馨的远方

## 梅柳待阳春

□刘译谣

或许是因为南方人对于雪的执念，一到了冬天，特别是寒风侵袭时，一边抱怨着透骨的寒风，一边又期待着冷空中飘下来一些白雪，期待着“晨起开门雪满山”的景象。于是二十四个节气中，我格外偏爱“大雪”，许愿在大雪那天，真会有雪花降临我的世界。

记忆中的第一场雪是朦胧的。只记得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大声吆喝着“下雪了！”我便不顾被窝外面的严寒，外面的厚衣服也来不及披上，就从床上匆匆到阳台，往下看去，便看见楼下池子上的亭子盖上了白色，木头栏杆也白了，树枝也白了，整个世界好像都是白色。透过厚厚的玻璃，我模模糊糊看到那些小小的雪花摇摇晃晃地往下飘去，落到半空中和地上的白色融到一起。正想穿衣下去看个尽兴，却被外婆抓个正着，斥责我不穿厚衣服就跑出来：“今天可是大寒！最冷的时候呢，你就穿这点，不怕生病火！”

那时我才知道，我被“大雪”这个名字给“骗了”。名叫“大雪”却不下雪，名不副实，反而是

“大寒”给了我惊喜，于是我转而期待每年大寒的时候了。之后的几年，冬天的雪都会在大寒那几日如约而至，虽然在城市里很少见到雪花，但城里附近的山上常有大片大片的雪。要是碰上爸爸妈妈放假，还能去山上堆雪人、打雪仗。于是，我对大寒这个节气就更喜爱了。

但似乎诗人对“大寒”这个节气都是不喜欢的，字里行间都透着大寒带来的苦难与悲哀，描写着凛冽的冬风是如何摧残着平民百姓，人们是怎样地避之不及，寒冷带给世界是怎样的萧瑟……仿佛是无边无际的寒冷将世间万物的生气都封印起来，只剩荒凉寂寞，一片死寂。“回观村闾间，十室八九贫。北风利如剑，布絮不蔽身。唯烧蒿棘火，愁坐夜待晨。乃知大寒岁，农者尤苦辛。”“檐流未滴梅花冻，一种清孤不等闲。”特别是孟郊的《苦寒吟》：“天寒色青苍，北风叫枯桑。厚冰无裂文，短日有冷光。敲石不得火，壮阴夺正阳。苦调竟何言，冻吟成此章。”仿佛无论是人是物都逃不脱这寒冷的摧残，寒与冷穿刺了每一缕呼

吸与生长，直戳心骨。“大寒已过腊来时，万物那逃出入机。木叶随风无顾藉，溪流落石有依归。”大寒一过，所有生命像是从魔爪中逃出来了，世间又有了一丝生机。

高中的冬天，最难熬的时候就是大寒前后。大寒来临前，风更加凛冽，冷也更加刺骨。层层叠加的衣服也抵挡不了寒意，迎面吹来的风犹如寒光的刀片在脸上划过，令人恨不得全副武装，只留两只眼睛看路。早上六点在赶去教室上早自习的路上，一呼气便在空气中生出白色的烟来，在朦胧的黑暗中无比清晰。鼻子冻得彤红了，忍不住要吸气，却又给了冷气入侵鼻子直冲脑门的机会。手是永远紧揣在兜里的，嘴是尽可能藏在衣领里的，脚还得一刻不停地走着，但又不敢跑。若要是跑起来，寒风扑在脸上的感觉犹如有千万根针扎在脸上撞，快速的呼吸会让冷气更高效地进入身体，寒冷的感觉从肺部向上慢慢累积，最后堆在喉咙处，难以呼吸。到了教室，寒冷逼迫大家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座位上，不敢与教室外

的世界叫嚣，就算是下课，教室里也像诗人笔下的大寒那样一片死寂。真如“清日无光辉，烈风正号怒。人口各有舌，言语不能吐。”等到了广州，一切节气都被挡在高温外面。是夏是秋，是春是冬，我都模糊了概念与界限。去年寒假回家时，我仿佛直接从夏天进入了冬天，外面是刺骨的寒，仿佛是我经历过的最冷的冬天。但当广州的大寒来临时，我仍一如既往地感受到了那刺骨的、毫不留情的、很特别的冷。寒风穿不过厚厚的墙和玻璃窗，为自己的无能在窗前咆哮着、拍打着窗户，窗子也耐不住恐吓，不停地打着颤。

风虽进不来，但那透骨的冷却不知从哪里偷偷溜进来了。我穿着厚厚的衣服，裹着毯子蜷缩在沙发上，还不忘拿了火炉取暖。“别懒着啦！快起来收拾收拾，今天大寒，把屋里好好打扫一下，还得好好洗个澡，把身上洗干净迎新年！”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，又被妈妈拉起来打扫屋子了。妈妈说大寒是二十四个节气的尾巴，过了大寒，新一轮节

气又开始了，所以大寒这天得除尘、洗澡。

“今年大寒刚好在除夕前一天，好好收拾，迎接新的开始！”拿着扫帚在屋里清扫，抬头看见了门上刚贴上的春联，闻见了从厨房飘来腊肉的香味，隐隐约约又听见街上放着《好运来》了。“腊酒自溢樽，金炉兽炭温。大寒宜近火，无事莫开门。”突然在心里吟诵起这首诗，觉得它无比适合此时的气氛。大寒扫过去一年的尘，大寒之后，温度渐升，新的一年又开始了。

于是乎，大寒在我心里的意又变了。它不再是雪的代名词，也不再象征着苦难与萧瑟，而是一个转折点。大寒之时，万物尊重这份自然带来的刺骨之寒，敛声屏息，沉寂、静寂；大寒之后，世间的生命又开始肆意生长，迎接新的年轮。

“冬与春交替，星周月讵存？”明朝换新律，梅柳待阳春。”星宿交换着新的周期，梅花柳树蓄势待发，一切都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，大自然在大寒的沉寂中萌发。我们也在“大寒”之后，走向更明媚、温馨的远方。

每到木棉花盛开时，树下都会出现奶奶的身影

## 木棉花香

□黄靖仪

家乡有一种淡雅深远的气味，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，不曾消散。

家乡的祠堂前，矗立着一棵魁梧挺拔的木棉树，热烈而深沉。听奶奶说，自从乡里的大祠堂建成后，这棵木棉树就在那儿了。

谁与春风露消息，珊瑚枝上唤流莺。每年春至，木棉树便开始绽放它的美丽——炙红的春风渲染了枝头的木棉花，花儿如火如荼，宛如一群接天而来的火蝶。烈红的木棉花儿们簇簇地点缀着遒劲的树枝，一朵朵木棉花是一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，婀娜多姿，她们在枝桠上争先恐后地向乡里百姓展现自己独特的身姿。

与茉莉和金桂不同，木棉花没有浓郁的香气，捧到鼻尖前才能嗅到微微的甜味和涩味，嗅得再细些，甚至还会感受到一丝酸味。虽然没有馥郁的花香，但木棉花依旧独特。当她开花时，会抽出一团又一团的、雪白饱满的棉絮。白白胖胖的棉絮，随着明媚春风的步伐，飞舞，飘进每一户百姓的家里，宣告春的到来。

“又是一年春，棉絮又开始飘了。”奶奶躺在摇椅上嘟囔着，摇着她的大蒲扇——虽是春季，可广东的温度早已让人难以忍耐。

“又是一年春——奶奶，今年还去捡木棉花吗？”

话音未落，奶奶立刻起身去找竹篮。她背对着我，我静静地看着她，瘦小的身影，和存在于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。

十几年前，我还是个四五岁的孩童，无忧无虑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。那时我和奶奶一起去捡木棉花，我们牵手踏过青石板路，春风在心中荡漾。阳光透过繁花，洒在脸上，懒洋洋的。妹妹极怕热，奶奶会摇着那把大蒲扇，缓缓地扇着。我是停不下来的，木棉树也很自觉，趁春风拂过，落下成熟的木棉花儿，一朵又一朵。花儿落在长椅上，落在水泥地上。密密麻麻的木棉花铺满了祠堂前的石板路，宛若一张大红地毯。

奶奶俯身弯腰拾起木棉花，掸去灰尘，放入篮中。接着的一段时间里，我总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——将木棉花洗净、沥水、晾晒，晒成木棉花干，然后熬粥。幼时的我不爱这粥水，“没味道，不好喝。”于是将碗推回给奶奶，她说我不懂事：“清热降火，多少人想喝都喝不了！”坚持要我喝下去。

长大后，再品尝木棉花粥，才明白其中的真谛。历经时间和文火的熬煮，熬走了花干的涩味，将它隐匿的气息全部迸发进米白的粥水中，米香和花香融合交融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。木棉花的香，是香气的香，也是家乡的“香”。这一片炽红，每年春天降临，让我想起每到木棉花盛开时，树下都会出现奶奶的身影。

不是竞争着表达自己，而是默默地与环境融合，是浓烈中的一抹淡雅

## 水仙年味

□黄韵如

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就是家家户户准备迎新的热闹时候。随便去一个菜市场，每个档口几乎都摆上了各式各样的花，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，点缀了平常只觉得喧闹的市场，也带给我一种时光飞逝之感：居然过年了。

跟着奶奶挑花，是我每年的必做项目，经过这一间间小商铺，门口的花摆弄着婀娜的身姿，似乎都在微笑。我被这交杂的炫目的艳迷花了眼，淡紫色的蝴蝶兰、红黄色的腊梅、粉白的菊花……但它们似乎都入不了奶奶的法眼，只见她目标明确地朝着一间不那么起眼的小店走去，利索地向老板付了钱，没有任何犹豫。

对于水仙花盆的挑选，奶奶也下了功夫，她觉得太花的配不上水仙谦虚的性子，但太素的似乎又无法展现水仙内敛的美，为此我们跑了几次花卉市场。奶奶一眼相中了一个淡蓝色的瓷盆，为水仙换上盆后，颇有美衣配佳人之感。

即便我已经看了很多次它的样子，但还是会开得正好的水仙给惊艳到。它是淡雅的，清丽的，像是邻家有女初长成，亭亭玉立，它身上有着不同于其他花的气质，是文静的温婉的大小姐。一个个小小的花苞都完全绽放了，上面是白色的小花，被绿色的叶衬着，每个小花瓣都舒展开来，在被喜庆的红色包围的客厅里，并没有失去它的色彩。

水仙花盆被摆在客厅的小茶几上，在那红色的全盒旁边，一进门就能瞧见的地方。家里来小孩的时候，总喜欢在全盒里找点零嘴，看到这水仙，也忍不住小心翼翼地触

碰它嫩白的花瓣。它以一抹淡淡的白衬着这样的氛围，在欢乐中带着温馨。

水仙花开之时，是一年里年味最重的一段日子，在亲戚来拜访的时候，总是会注意到这年味中的一抹淡白，进门的第一句都是：“好靓的水仙！”伴着它的清香，在茶几旁闲

谈，啜饮一两口同样清香的茶。

开花时散发出幽香，并不浓烈，却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它的存在，这也是我对年味的印象。它是浓墨重彩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，不是竞争着表达自己，而是默默地与环境融合，是浓烈中的一抹淡雅。



贺岁清供(国画) □张铁威

它就是为了等我，在这儿历尽沧桑等待了几百年

## 除夕随感

□李漓可

千百年来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“年”永远是时间流逝的参照和美好愿景的寄托。戴复古的《除夜》中写道：“扫除茅舍涤尘嚣，一炷清香拜九霄。万物迎春送残腊，一年结局在今宵。生盆火烈轰鸣竹，守岁筵开听爆竹。野客预知农事好，三冬瑞雪未全消。”

除夕之夜，清扫、祭拜、观瑞雪，都是古人为着新的一年顺风顺水坚持下来的传统，大家欢喜地忙碌着、期盼着，擦拭着器具，上一炷清香，拜一拜天上的祖先和神仙，生一盆火，放一挂爆竹，再敬上一杯酒。年幼的我初读此诗时便被这样的情绪感染，仿佛也置身于这热闹、温馨的场景，同诗中人一起为往后一年里的一切美好憧憬着。

而从我有记忆起时，每年的除夕，我们家的仪式便是来到华岩寺烧香拜佛，再求一枚护身符，为自己和家人祈祷着

留了每年都来这里的传统，但很多时候不再是祈求些什么，更像是一种还愿，而且很想和你一起在这个地方走走。”

我听完他们的轻描淡写，却久久不能平复。

寺庙已有些年岁，门框墙壁上的朱红有些淡褪，坍圮了一段段高墙，又散落了玉砌雕栏，在我记忆中永远高大的松树也愈发苍幽，我突然想起史铁生说他与地坛的联系，那是不是我与这寺庙也有宿命的味道？它就是为了等我，在这儿历尽沧桑等待了几百年。

我被自己突如其来荒谬的想法逗笑，在满园弥漫的闲适氛围中，我的情绪渐渐不被高考的压力左右，再看周围的野花野草，也似乎茂盛得更加坦然。

可我也心知肚明，不是沉静的寺庙在这等待着我，是我父母，在等待着我，期盼着我，他们从过往等到现在，也会

等在未来。

都说人如果习惯了幸福便会以为这是理所当然，渐渐有了感知不到幸福的麻木，所以我偶尔会提醒自己想起这些已经拥有的幸。

这也是古人们在除夕之时虔诚并欣喜地祈愿的原因吗？我早就遗忘了祈愿初心，忘记了所谓的清扫和鞭炮是诗人与爱的人在特殊的时刻相守的见证，忘记了那除夜的瑞雪和爆竹是普通的雪和酒，是人们赋予了它平安、祥和的意义，忘记了祈愿本身应该是充满感激、充满希望的存在。

我逐渐静下心来在这静谧的寺庙里步调悠闲地走着。当我忘却长久以来的负担和恐惧，当我全身心地感受着父母的陪伴，当我重新拾起除夕里“祈愿”带来的温暖的希冀，我才发现这个我来过多次的寺庙处处都是风景。

生命，无处不是风景。

他的背好像也佝偻了，步伐时轻时重，不复往日的挺拔与矫健，难以再把我驮到肩上了

## 莲境·心境

□黄思诗

等我再一次看到卢彦若公园的莲花时，才发现，原来人的心境真的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。

水中的莲花——那么出淤泥而不染，即便此刻的它们并未完全盛放，白色的花苞被晕染成可爱的粉色，几朵小小的荷花羞涩得不肯张开花瓣，只敢躲在那翠绿的荷叶背后；清晨的露水在嫩生生的绿叶上凝聚成珠，再顺着叶脉滑落入水中，泛起几圈涟漪。

我的目光不由自主看向那混浊的池子，不禁感叹道：“怎么感觉这池子好像越来越浑浊了？”爸爸跟我开启了玩笑：“你也是越长大越像一个老油条啊，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手里拿着猪扒包还能撕成几块来喂鱼呢，再看看现在，巴不得连我那份也吃了吧？”我顿时尴尬不已，讪讪地闭上嘴，思绪却替我慢慢回到八年前，我第一次来这里的场景。

儿时的记亿太模糊，只记得当年去时可真碰到好时候，爸爸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，我乐不可支，双手摸着他柔软的黑发，他有力的双手支撑着我的双臂，让我轻易地在他头上“作威作福”，我总爱用力拍爸爸的手背，黝黑的皮肤让他的手不易变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凸起的青筋，像是一座座隆起的山脉。年幼的我觉得爸爸的肩膀真宽大，能把我驮到肩上，也能把我的家驮到肩上，他高大的身躯足以为我挡下一切的难过与风雨。

爸爸急冲冲地背着我穿过弯弯曲折的九曲桥，走过凹凸不平的小石路，伴着老人们咿呀婉转的戏曲声，来到了水池边。水池算不上清澈见底，但也能清晰地看见几尾锦鲤在水中嬉戏，我撕下几块面包扔入水池中，只看见面包没入水中，很难忘记那一幕——锦鲤们一跃而起，跳出水面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，激起的浪花如数落到亭亭玉立的莲花上。早晨的阳光最是温柔，它是那么轻柔地落在那些莲花上，使我如此清晰地看见那些如玻璃般的折射，但它却丝毫不显锋利——那是多么像包裹着甜滋滋的糖果的那层漂亮的镭射糖纸啊！荷花全然盛开，清丽的身影在水中伫立着，因为方才被水洗涤过的缘故，竟有些看不清它的身影……

“在想什么？该回家喽！”爸爸浑厚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，他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斑驳分布不匀地落在爸爸手掌的各个地方，等他收回手，我便看不到那只被岁月蹉跎的手掌了，但我却能看见他的手背，那双曾撑起我的手已经有了淡褐色的斑，不用拍打，爸爸的青筋已然暴露，我想，那是苍老的山脉。

他在我前面慢慢地走着，我好像是第一次仔细观察父亲的背影。此时，我恍然意识到，我竟跟他长得一样高了。爸爸的头发不知何时起变成了短寸，白色与黑色交织，他的背好像也佝偻了，步伐时轻时重，不复往日的挺拔与矫健，难以再把我驮到肩上了……

日积月累，我无法挽回爸爸流逝的岁月，我即将面对更多的风雨，且只能是一个人战斗，在这瞬间，我清晰地知道——爸爸老了。

同样的院子，同样的桂树，桂树下的身影却早已不见

## 桂之思

□黄倩茹

夏末秋初之时，我和母亲回到家乡——佛山勒北村。昔日温馨的院落，只剩下院前那棵巨大的桂花树拼命开出满树的金黄，仿佛在燃烧着它最后的生命力。

车子经过一路的颠簸来到小屋前。与旁边一路挺拔的榕树不同，一个苍老佝偻的人影立于屋前的桂花树下。是阿奶！金灿灿的阳光透过层层枝叶在她脸上留下光影，满头银丝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银光。粗糙的皮肤皱在一起，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直线。我飞快地扑向阿奶，阿奶的怀抱很是温暖，怀抱中尽是桂花的气息。

与阿奶打过照面后，我便去找小伙伴们玩。村里不比城里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敞开的，大人路过便会在大门前喊上一嗓子再入院子。小孩可就不一样了，直来直往，一路畅通无阻。大人也不怪，拿出好吃的东西招待我们。就这样我们穿行在大街小巷，蹭吃蹭喝，不亦乐乎！

除了各家各户地串门，小孩在村里可以做的活动还有很多。身为孩子王的我，常常带着一堆同龄小孩在村子里疯玩。捉迷藏，在河里摸鱼，打水仗。在夏季水位升高的时候，还会在家门口那条小溪里游泳。村子里的小溪并不清澈，而是泛着醉人的碧绿色，如同一块翡翠，上面还点缀着溪边桂花树上掉落下来的桂花。黄色的小花点缀在翡翠上，别有一番美感。

伴随着桂香，疯玩了一个下午，我看着家里屋顶炊烟袅袅，大概阿奶在蒸桂花糕了。回到家，看到阿奶坐在桂花树下和隔壁王叔、李婶家长里短，隔壁灶台上架着蒸屉直冒着雾气。我直冲进堂屋，换上阿奶为我缝制的碎花小裙子，指挥小伙伴摇动桂花树，漫天桂花落下，如下雪一般，我幻想着自己便是童话中的公主，高兴得转起圈圈。衣裙飞扬，也染上了桂花的香气。

说起桂花糕的做法可谓繁琐。桂花糕是否好吃关键在于其原料之一的桂花蜜。每当桂花初绽之时，阿奶